



广绣大师陈少芳的作品《晨曦》

## 绣美花城——广州非遗创意赛·广绣风启动在即

作为今年文化遗产日广州会场的主题活动，“绣美花城——广州非遗创意赛·广绣风”将于6月11日上午在广州塔千人大厅举行。该活动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主办，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州市文化馆、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承办。广州绣品工艺厂、广州地铁、广州塔、广州大学等数十家“广”字号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

本次大赛的宗旨是搭建平台、推动资源整合，通过比赛实现市场需求与设计的对接、设计界与广绣行业的对接、设计产品与版权服务的对接、设计产品与市场营销的对接、传统资源与当代创意的对接。

大赛设立广绣作品和广绣衍生品两大类大奖，大赛组委会聘请来自设计和非遗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性、创意性、艺术性三方面着眼，评出大赛一、二、三等奖和入围奖。大赛还设有最美花城奖、最具人气奖、定向赞助奖等奖项，同时还将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若干名。最佳人气奖由网络投票产生。

大赛筹备期间，主办方已在广州美术学院和广州大学开展了大赛的宣传推广活动，通过巡展、知识讲座、在校内设立广绣工作坊等形式，吸引师生关注赛事。承办方还将组织深度广绣体验作坊、广绣专题讲座、网上广绣展、广绣校园巡展等活动，让参赛者借此机会了解

广绣的工艺特点、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涵。为了鼓励设计师与传承人合作完成参赛作品，大赛还特设了最佳合作奖。

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将全程介入，版权登记与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同步展开。本次活动中，符合《广州市作品著作权登记政府资助办法》条件的参赛作品，都将由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为其免费提供作品著作权登记资助申请服务。

2006年，广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是广州市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目前，广州市已认定广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名，在荔湾区、海珠区、番禺区、黄埔区分别确定广绣的保护单位，落实了广绣传承发展的责任单位。对广绣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基础。广州市已出版了《广绣针法工艺》、《广绣教程》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从2009年起，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了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广绣培训班，目前已形成1年3期班，每期3个班，每年共9个班的公益培训规模；在广州市内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设立了广绣传承基地，培训一批师资力量，进一步开展广绣推广工作。

## 千年羊城的古老记忆——

# 非遗保护 绽放花城

本报记者 高炳

千年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星光璀璨。创新融汇于传统，映照出这座城市非遗传承的勃勃生机。

广州非遗保护工作自2005年启动以来，顶层设计、全民参与，既有大师的坚持与守望，也有年轻人的参与与热情。

广州的非遗故事，值得倾听。



在暑期青少年广绣班，广绣传承人许炽光教小朋友广绣针法

### ① 千年广绣 指间传奇

在最兴盛的年代，广州曾有三千“花佬”（男绣工）。如今，真正的“花佬”，只剩许炽光一人。

中等身材，头发花白、精神饱满，年过八旬的许炽光就像邻家亲切的老头。在广州海珠区敦和路171号，一块写着“广绣”二字的招牌，折射着院内岁月的雕痕。身为广州绣品厂的“镇厂之宝”，许炽光出身刺绣世家，是许家第四代广绣传承人，其家族从事广绣140多年。

清嘉庆道光年间，十四五岁的许炽光来到广州城学刺绣。由于生性聪慧，深得师傅欢心。满师之后，师傅把女儿许配给他。后来，许练成夫妇成为广绣行中著名的“黄金拍档”，许氏家族开始了一段跨越百年刺绣历史。

1931年出生的许炽光从6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刺绣。绣花鸟人物，善动脑筋的他年纪轻轻便技艺不凡。1950年刺绣社评定技术等级时，仅20岁出头的许炽光便被评为最高级别八级，成为当时行业内最年轻的八级技工。

岁月的积淀浸润着古老艺术。如今，从事广绣事业70多年的老人，还掌握着近30种不同的广绣针法。本该安享晚年的许炽光为了不让广绣艺术陷入失传状态，在退休多年后重返工艺厂，重拾绣花针，手把手将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的徒弟们：“我还做得了，就一直做下去。现在最大的遗憾是，已经没有男青年愿意学刺绣。”

始于唐代的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称中国“四大名绣”。广绣精密细致，针法多变，色彩浓艳，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一颗明珠。据记载，唐代广东刺绣的工艺水平已非同一般，因此受到皇

室的特别青睐。唐玄宗时，因岭南奉献给杨贵妃的绣品格外富丽精致，当时的岭南节度使张九皋被加官三品。

“男工唱主角”可谓广绣的一大特色。许炽光认为，当年广绣市场竞争激烈，对绣工技艺的要求不断提高。有养家压力的男工比女工更有锤炼手艺的动力，久而久之便在技法上超越了女工，成为行业内的技艺翘楚。随着时光推移，广绣曾有“三千花佬”的传奇以及“传男不传女”的传统。

历史上，广绣也曾走出国门，开启了一段风靡欧美的“外贸传奇”。1514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了国王。从此，广州绣品经葡萄牙人之手开始输出国外，逐渐扬名海外，开辟了广绣的对外贸易通道。随着广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在当地皇室贵族等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轮抢购广绣制品的热潮。

不久后，广绣通过“大帆船贸易”开始运到美洲地区。17世纪，广州的外贸航线有了新发展，开辟了到北美洲、俄罗斯和大洋洲的航线。尤其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广绣发展迅速，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刺绣行业。时至今日，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广绣。

时光流逝，千年广绣风韵犹存。如今，许炽光有一个心愿，收到一个天分好的男徒弟。在他看来，绣花的人要能坐得住，“不能太聪明活泼，要有一点执著的笨拙”。曾有徒弟问许炽光，为什么80多岁还要坚持绣花？老人答道：“以前，老前辈对我说过‘广绣看你的了，不能在你这一辈手上消失’。于是，我就做了一辈子。”

### ② 非遗荟萃 多彩岭南

木雕、牙雕、玉雕、广彩、广绣被人们称为“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公认的美术、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而它们，则是广州壮美的非遗图景中一个小小的侧影。千年岭南文化孕育出的非遗精品，如满天繁星多姿多彩。

34年前，作为唯一的广绣创作设计师，广绣传承人陈少芳参加了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的评比。她为了创作《晨曦》，捕捉孔雀羽毛的色彩变幻，最终决定抛开传统做法，把本应处于阴暗面的翼底擦亮，翅膀透视并向前延伸，孔雀色彩艳丽，起舞姿态立体而生动。将创新融汇于传统之中，指引了陈大师一生的创作。

翁氏牙雕球被人称赞为“鬼工球”，意为鬼斧神工之作。其独到之处在于，将一块完整的牙料巧妙地镂空成一层套一层，层层叠叠，多至几十层。用手轻轻触动，各层都可以自由地向各个方向旋转，其神奇

技艺独步于全国牙雕界，扬名海内外。其第五代传承人翁耀祥能用17厘米的原料，制作出57层的牙球，创造了目前世界上牙球分层的最高记录。

古琴艺术（岭南派）、贝雕制作技艺、通草画、茶坑石、臭屁醋、海幢寺传说、从化温泉传说、花县太平天国人物传说、黄啸侠拳法、太虚拳、洪拳……种类丰富的非遗项目映出岭南人的技艺、经验和精神。

广州市文广新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已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2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17项，省级名录项目68项，市级名录项目96项；国家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名，省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9名，市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1名。这些项目和传承人的数量位列广东省首位。值得注意的是，粤剧和古琴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而广东省进入这一名录的仅4项。作为穗港澳共同申报的人类



传统手工艺翁氏牙雕球

非遗代表作，粤剧享誉海内外，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熠熠闪耀的非遗名录中，广州各区一大批民俗活动项目也颇具特色——黄埔区的波罗诞、天河区的乞巧文化节、白云区的重阳登高

活动、越秀区的迎春花市、番禺区的端午扒龙舟、萝岗区的香雪文化节、南沙区的水乡文化节和“广州南沙妈祖诞文化旅游节”、花都区的盘古王诞、荔湾区的生菜会和黄大仙祠庙会、海珠区的咸水歌会……

### ③ 传承保护 全城行动

非遗放光彩，保护需先行。困扰许炽光等大师的非遗传承问题，正在酝酿出“广州答案”。

学刺绣、画珐琅、画广彩、堆灰塑、绘宫灯玻璃画、穿戏服走秀、体验制作玉雕、试弹古琴……在“广州塔·醉非遗”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非遗体验活动来到普通市民的身边。

作为广州非遗宣传推广的主要机构，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近年来通过非遗课堂、亲子体验、夏令营等一系列活动，让非遗保护走进年轻人的生活。被誉为“香饽饽”的非遗学堂，成为小朋友和家长们向非遗大师学习技艺的绝佳平台。广绣大师许炽光、梁桂开都曾走进学堂，讲解广绣

制作的工艺流程，手把手地交给年轻人捆插针等4种常用的广绣针法。

从2010年起，暑期青少年非遗传承班已成为传播广州非遗的一道重要文化品牌，目前已建立起春、暑、秋、冬四季的多层次培训模式。2015年，首度开设的“周末非遗课堂”共开设了22门课程，受到了非遗爱好者和广州市民的热切追捧。

与此同时，学校也成为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广州美术学院，传统工艺美术巧妙地纳入到大学课程中。据了解，广彩纳入美院《重彩（工作室）》课程，三雕纳入《中国传统装饰风格》和《立体造型》课程，广绣纳入《纹绣设计专

题》课程，并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或技术指导。近年来，广州市大力推动“非遗进校园”，积极探索非遗传承教学模式。目前，已经建立起从幼儿园、中小学、职业院校到大专院校的合作体系。

走向年轻人的同时，广州非遗还化身“羊城名片”，走向其它省区市的舞台。

2016年，广州组织非遗项目赴云南参加全国非遗联展；推荐红木宫灯赴香港，在第十四届香港国际授权展的“中国馆”展示。从云南到山东，从香港到澳门，广州的“非遗走出去”如火如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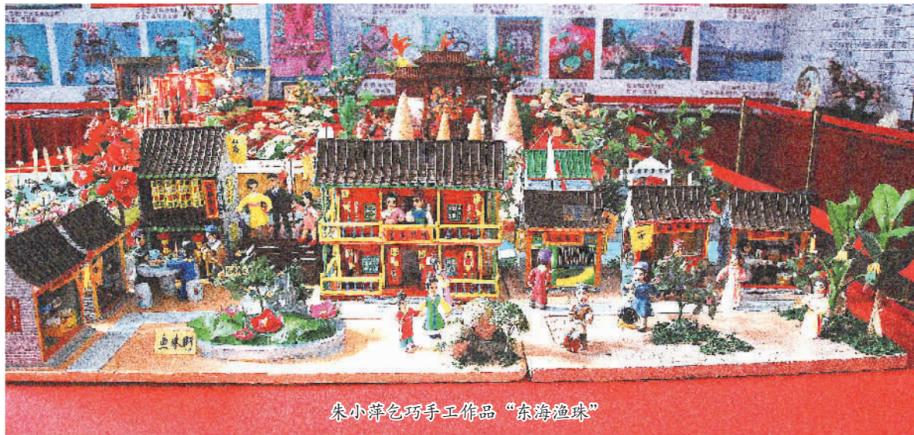
“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相同的非遗项目，真是同根同源。”在香港非遗办事处，当广州市文广新局代

表团看到粤剧、舞火龙、妈祖诞等展览时，融洽的气氛使双方感到亲切，“我们意识到，非遗一定要大力传播，它们可以作为广州的文化名片，参与各地间文化的交流。”

全民参与的同时，非遗保护的“顶层设计”也在议程之中。2015年11月，广州市文广新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正式成立，成为广州非遗保护“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广州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岭南文化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聚焦广州非遗保护工作规范与完善。从2012年起，广州市财政保证对传承人和项目的补助，建立起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2016年，市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达1万元/人年。

近年来，广州市出版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著作精彩纷呈。今年5月正式面世的《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上、下），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该志编辑历时3年，共193万字，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著。作为一部独特的专著，它涵盖了广州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述对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突出，资料繁杂零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政府主导、体系完备、机制健全、全民参与，具有广州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已逐步形成。”广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陈春盛表示，广州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回归日常生活，并走向现代生活。



朱小萍包巧手作品“东海渔味”